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23)

□ 白占全

留誉(下)

回到誉满川饭馆，杨开明问：“情况如何？”

陆野说：“看起来简单，但地势险要，要进行强攻，伤亡太大。我们得另想法子。”

杨开明说：“我家叔叔杨天清每天早晨给山上担几回水，是不是从他身上能找到突破口？”

陆野说：“老弟一下提醒了我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你叔叔担水的机会进入碉堡。我们甚会可以见你叔叔？”

杨开明说：“这会应该在家，如果你们不嫌累，咱们现在就去。”

“不累。现在就走。你的饭馆能走开？”
“一般的饭菜，婆姨也能做了。如果有人，卫军留下帮忙。”

刘卫军爽快地说：“姑舅你放心地和陆队长他们去，我留下守着饭馆，何况还有我嫂子在。”

杨开明说：“卫军，那我们就走啦，你留下帮嫂子。”

杨开明说带着陆野他们出了饭馆的门，顺街向西走了百十步，上个小坡就到了杨天清的院子。院子并不大，正面是两眼砖接口土窑，左面有两小眼砖接口土窑。一到院子，杨开明就喊：“天清叔，在居舍吗？”

杨天清在窑里咳嗽了一声说：“在嘞。开明侄儿，门开着，进来吧！”

杨开明带着陆野他们推开门进去。杨天清和老婆见开明带着三个人进来，赶忙穿好鞋溜到脚底，给客人让座。陆野、李忠良、野鸽子坐在炕旁边，开明从灶台上拿了四个碗，从锅里舀出四碗水，放到陆野他们跟前炕上。陆野拉着杨天清坐在他跟前说：“叔，您坐。”

杨开明说：“他们是红军晋西游击队的，坐在你跟前那位就是队长陆野。他们老远地从辛庄驻地赶来，是想干掉在镇子里胡作非为的那支巡缉队，为民除害。他们刚才上山侦察了地形，碉堡四周挖有深壕沟，要进碉堡必须让守门的巡缉队员放下木板才行。可没有个好办法，只能过来和你商量。”

陆野说：“刚才开明把情况和您说清楚了。我们的意思是想利用您担水的身份随您一起进入碉堡。”

“我担水，外人肯定不让进去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你不担水，水由我们来担，你假装腰痛，拿上猪蹄之类好吃的，诱惑敌人。”

“进一个问题不大，进两个恐怕困难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我和陆队长担水进去，让杨叔拿上些新鲜熟猪蹄，引诱碉堡里的那两个巡缉队员下来吃猪蹄，我和陆队长趁碉堡里队员下楼之机干掉守门巡缉队员，然后等在碉堡门口，在里面巡缉队员出碉堡口时干掉他们。”

陆野说：“此时，游击队员迅速冲进碉堡，包围巡缉队宿舍，就地消灭。”

杨天清说：“甚会？”

陆野说：“后天早晨。你甚时担水？”

“天刚亮，第一回水就上山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。到时你准备两副水桶，我和野鸽子各挑一担。你早些煮好猪蹄，放在竹篮子里。游击队天不亮就埋伏在碉堡跟前地堞底。此事绝对保密，只能自个晓得，不可传给外人。”

和杨天清商量好，杨开明带着出门，临出门，陆野给杨天清放了两块钱让他多买些猪蹄。杨开明说：“我先走，以免引起人们不必要的猜疑。”

杨开明说罢，放开脚步，快速向饭馆走去。陆野、李忠良、野鸽子慢悠悠地走回饭馆。半后晌，陆野他们要连夜赶回，杨开明

给每人做了一碗臊子面。吃了面，陆野三个人连夜返回辛庄。

陆野回到辛庄时，已是深更半夜，尽管他们放慢步子，轻声走路，但马蹄声依然惊动了村里的几只狗，汪汪地狂叫起来。走到驻地门口，门岗打开门，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。

白钟林听到狗叫声，料想是陆野他们回来了，立马翻身起床，在枕头跟前摸到火柴，点着煤油灯。杨思源睡觉轻，白钟林起床划火柴也惊醒了。杨思源翻了翻身，胳膊肘支撑着身子，斜斜地半仰半坐起来。陆野进门，看见杨思源、白钟林都已坐起，满怀歉意地说：“你们不睡，怎起来了？我回来惊扰你们了吧！”

白钟林说：“听见狗咬，就猜是你们回来了。我们也想多了解了解巡缉队的情况，就起来了。你们还没吃饭吧？”

陆野说：“吃了。动身时在留誉吃的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巡缉队情况如何？”

陆野说：“巡缉队有二十四五人，镇子北部沟畔筑有碉堡，碉堡四周挖有壕沟，悬挂在半空中的木板放下，人才可进入碉堡。强攻伤亡太大，不过我们已和给碉堡担水的杨天清商量好，由他带两个人进堡，游击队战士天亮前埋伏在碉堡跟前地堞底，待进堡人干掉守门巡缉队员，游击队战士冲进碉堡，包围巡缉队住的院子，保证全歼敌人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担水进碉堡约在何时？”

陆野说：“后天天刚亮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辛庄离留誉镇八九十里路程，一夜走八九十里路很困难。依我看，我们明天晌午饭后行动，赶天黑前到达暖泉吃饭休息，半夜出发，赶天明前到达埋伏地点，你们看如何？”

陆野和白钟林都说行。杨思源说：“谁跟老杨担水进碉堡？”

陆野说：“我和野鸽子担水进堡。李忠良在山上锄地。待我们干掉碉堡守敌后，用手势招呼忠良，忠良再联络埋伏在地堞底的游击队，迅速冲进碉堡，悄无声息包围巡缉队住的院子。李忠良和白钟林各带一个中队收拾两面边窑里住的巡缉队，我和思源政委、野鸽子收拾住在当中窑的巡缉队长。”

陆野说了进攻策略，三个人商量妥当，各自睡去。

第二天吃了晌午饭，所有的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在打谷场集合，杨思源做了简短的动员，他说：“今天我们全体游击队员全副武装集中在打谷场，就是要去攻打长期驻扎在留誉欺压百姓的一支巡缉队。这次战斗是我们红军游击队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，我们必须以饱满的热情，顽强的斗志，同敌人战斗，确保全歼守敌，为民除害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”

全体队员举手高喊：“有。”

杨思源讲完，陆野喊：“出发。”所有队员下坡，顺沟出村，翻山走陈家庄、峪岸坪、西交子，穿越上顶山，走凤尾、深壕，到达暖泉镇。暖泉农会安排游击队吃了晚饭，就近在刘卫军家、刘谋新家休息。休息到半夜，陆野和野鸽子穿了刘卫军的旧衣裳，头上箍了毛巾，手枪和小匕首别在裤腰里。穿戴好，由刘卫军带着，出暖泉，走青楼，翻越和尚岭、龙王山，到张家庄入留誉川，顺沟摸黑西行，到达留誉镇时，天幕刚刚露出一丝丝白光，陆野安排李忠良扛上锄头，带着游击队员，从后沟迅速上山，埋伏到碉堡

跟前地堞底。

杨思源、白钟林、李忠良带着队员走后，陆野、野鸽子快步走到杨天清家，一到院子就闻到一股股肉香味。杨天清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，料知是陆野他们到了，赶忙开门迎了出来。陆野低声说：“杨叔，准备好了？”

杨天清拉着他们进了门说：“全好了。两担水，我已担到院子里。猪蹄子刚捞出放入竹篮，还冒着热气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一进院子就闻到了肉香味，杨叔的猪蹄肯定好吃。”

杨天清说：“煮了七八个猪蹄，要不你们先尝尝？”

陆野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还是赶快上山，等拾掇了碉堡里的敌人再说。”

杨天清给竹篮里放了一双筷子，盖了一块笼布，笼布上面又盖了一块毛巾，提上竹篮出了院子，门口拿了两根扁担，递给陆野和野鸽子。陆野拿起扁担担了大桶，野鸽子担了小桶，跟着杨天清上了山。到了山顶，杨天清故意弯着腰，一只手抱着肚子，一瘸一拐地向碉堡走去。走到碉堡跟前，杨天清弯着腰，少气无力地喊：“放木板，放木板，担水的来了。”

碉堡口的巡缉队员听见喊叫，走到木板绳子底一看不对，立即喊：“杨天清，你在捣鬼甚？每天早晨都是你担水，今天怎突然多了两个人？”

杨天清故意呻吟几声说：“昨晚跌了一跤，腰摔伤了，痛得至现在也直不起腰来。怕水上不来误事，就叫我的两个侄儿挑了水送上来。”

杨天清一边呻吟，一边揭开篮子上盖着的的东西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一个巡缉队员说：“杨天清，你的篮子里拿着甚好东西，闻得人香塌脑子了。”

杨天清说：“刚煮熟的几只猪蹄，是慰劳碉堡里守夜弟兄们的，你们一夜也不能睡个安稳觉，太辛苦了。”

另一个巡缉队员说：“杨老兄，你等着，这就放木板。”

巡缉队员解开绳子，放下木板，杨天清弯着腰抱着肚子慢悠悠地边向碉堡走，边向碉堡顶的两个巡缉队员招手。杨天清走上木板，陆野、野鸽子紧跟着走过木板，进了碉堡院，放下水。杨天清一过木板，就给两个守桥巡缉队员递过了猪蹄。碉堡顶的巡缉队员看到守桥巡缉队员啃了猪蹄，也从碉堡里往下走。陆野看到碉堡顶的两个巡缉队员离开，向野鸽子递了递眼色，两人迅速从腰间抽出匕首，手起刀落，两个巡缉队员被抹了脖子。陆野、野鸽子快速跑到碉堡口两侧，等待碉堡顶的两个队员。片刻工夫，那两个队员说笑着从碉堡里走了出来，陆野和野鸽子快速伸腿，两个碉堡下来的队员一个马趴跌倒在地，还未反应过来，也被抹了脖子。

在山头锄地的李忠良看见陆野他们得手，迅速招呼游击队员跃上地堞，冲进碉堡。陆野说：“巡缉队大部分人可能还在底面院窑洞里睡觉。白钟林带一中队包围西边窑，负责解决窑里的敌人，李忠良带二中队包围东边窑，我、杨思源和野鸽子负责当中窑擒获巡缉队长。”

陆野部署完毕，白钟林、李忠良带着游击队员迅速冲进两面边窑，二十来个巡缉队员被生生活捉。陆野、杨思源、野鸽子踢开当中窑的门，巡缉队长李福厚穿着半腿子裤背心坐了起来，一看见有人端着枪踢门进

来，料知大事不妙，赶忙伸手到枕头底摸枪，手刚摸到枪，就被野鸽子一枪打手腕上。李福厚赶忙抽出手，拉起毛巾缠在手腕上，痛得他不时发出啞啞的声音。野鸽子从枕头底拿出李福厚的枪，别在腰间。陆野说：“李福厚，快起来，穿衣裳。”

李福厚哼哼呀呀地说：“我手痛得不能动。”

野鸽子用手枪点着李福厚的头反问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手痛腿也痛？”

李福厚慢腾腾地穿上衣服，左手按着受伤的右手，溜到脚底，穿上鞋。这时，李忠良从门进来说：“两面边窑的巡缉队员已全部缴械，有两个准备反抗的队员，已被击毙。其余巡缉队员全部集中在院子里坐着。共缴获长枪二十三支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我这里还有手枪一支，总共二十四支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。忠良，拿根绳子把李福厚捆起来。”

李忠良出声而出，片刻带着刘卫军进来。刘卫军从腰间解下麻绳，三三两下就把李福厚给捆了起来。李福厚哭喊着手腕痛，让给松绑，刘卫军恼火地踢了一脚说：“谁让你欺压良民百姓？也让你好好吃苦头。”

镇子里的人听说红军游击队端了敌人碉堡，消灭了巡缉队，陆续有人上山来到碉堡，巡缉队住的院子、脑畔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们。李忠良、刘卫军带着李福厚从门出来，刘卫军一把把李福厚拉到当院，众人哗地涌到跟前，拳头噌噌地打在李福厚的身上。陆野出来制止人们围攻，人们站在周围高喊：“打死李福厚，打死李福厚！”

陆野说：“留誉巡缉队包揽税收，搜刮民财，长期欺压百姓。队长李福厚唆使巡缉队员敲诈勒索，到处搜刮民财，好多良民百姓不是被打就是被关，人们恨之人骨，纷纷要求打死队长，为民除害，红军游击队决定顺应民意，解散巡缉队，巡缉队员释放回家，不得再到军警任职，巡缉队长李福厚作恶多端，决定立即执行枪决。”

“李忠良，带两个队员把李福厚押到碉堡口，执行枪决。”

李福厚一听立即枪决，当下跺着脚，破口大骂陆野：“陆野，你不得好死，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。”

李忠良照李福厚脸上甩了两个巴掌，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巾塞到李福厚嘴里。李福厚急得直跺脚。李忠良叫来两个战士，一人架着李福厚的一只胳膊，拉到碉堡口，照腿弯踢了一脚，李福厚跪到地上，李忠良端起枪，照着后脑勺“啪”地打了一枪，李福厚一个马趴倒在地上。

打死李福厚，解散了巡缉队，陆野带人返回李福厚住处，打开木箱，木箱里放着一千多大洋。陆野叫来李忠良说：“你带上刘仁厚、李天祥骑马到柳林德胜成衣店、光顺合鞋帽店，取回咱定的六十套衣裳、六十顶帽子。成衣店六十套衣裳外加帽子、皮带、子弹手榴弹袋、红领带、布裤带共六百块，咱已预付了一百块，还欠人家五百块。鞋帽店六十双鞋六十块钱，总共五百六十块。你拿上六百块，顺便买些麻纸铅笔，剩余的路上买些吃喝。”

李忠良找来一个布袋，往里面装了六百块，放到一边。箱子里剩下六七百块，陆野让经济员柳常青装在另外一个布袋里带回部队。窑洞里的十来袋米面，分给村里的十来户赤贫户。

从碉堡下来，游击队员在杨开明饭馆吃了面，背着缴获来的枪支和两匹马，到暖泉附近，送给暖泉农会两支步枪。陆野带着游击队，顺利返回驻地。